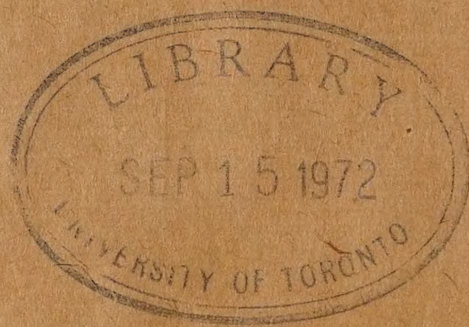
韓文

三





韓文卷之十三









雜著

子産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産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音鄙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産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

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相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

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駡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

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

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覦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

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閲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

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平聲)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

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
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
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
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
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
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
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
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
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
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
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

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

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入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師能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群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千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吾儕之産玆土也久矣今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抑余也奮肆姁音吁婾音俞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

今不忘。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噭(音叫)嘷。刼衆阻兵。懔懔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

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音蛙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

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

湍。臨漢水。升嶓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

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
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
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
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
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
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
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
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
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
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
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

觀焉。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

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兎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槖駝驢如槖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兎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劒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
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
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
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
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
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
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兹事。得國本。絶人事而
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
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
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
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上聲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

而丞負余則盡枅（音雞）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

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去聲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

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

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氷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韓文卷之十三終

韓文卷之十四

雜著

鄆州谿堂詩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音運)曹濮(音卜)節度觀察等使鎭其地旣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鎭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竱(音轉)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鎭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

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
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
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
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
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
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
憊心罷音疲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
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
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
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
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

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
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
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
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
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
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
邪蠹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
箴之石之膊（音粕）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
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

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去聲）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薲（毗賓切）苽（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麻

貓相乳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陰陽

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叙之爲貓相乳說云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交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與。將

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
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
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
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
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
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
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
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
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

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于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詠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又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

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

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旣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饑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

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愼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

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竢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僊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僊者妄矣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

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

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

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

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音翹)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

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

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

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籩豆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籩豆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塡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

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賛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歳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彞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

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内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

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輙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巳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

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經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

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擧不貳過惟顔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故顔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曰顔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顔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

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謹論。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

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顔色慼慼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大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

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
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
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
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
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
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
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
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
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
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
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

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舘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衆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

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旣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

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荅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

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

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
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
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
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
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
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
兹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
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
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
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
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

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駮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韓文卷之十四終

韓文卷之十五

書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與歸。遂

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

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鋭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情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耻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

之事業稛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閤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

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書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皦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兎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

之嘉名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徼識蒙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

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
之爲雷霆風雨竒辭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
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
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
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
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閤下内仁而外義行高而
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
者入守内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
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寗
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
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

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

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君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矣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旣相見不要約已相

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

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林。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

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
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爲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尚有
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
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
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
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
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
候罪過惡言詈辭狠藉公牒不敢爲耻實慮陷禍故前者
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

能自明不蒙察乞遷以慙歸僶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踈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駡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

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烏敢切黮徒敢切。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

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溺唾。無一分顧藉心。故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韓文卷之十五終

韓文卷之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閤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

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舟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

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音輈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

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
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
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
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
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
有守汝則念之不恊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
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
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
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

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

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

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絶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君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寛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

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

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

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

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

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陜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絶意不爲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音郁)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

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輙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

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

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爲之憂樂哉故凢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竢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寛閑之野釣於寂寞之

濵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巳微足下無以發吾之在言愈再拜

荅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

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
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
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
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
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
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
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

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重答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

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愬愬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翶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

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竒乎。因飲泣不能語。旣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戸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

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旣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度之籍懇悃再拜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

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

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虚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

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愈白。

與李翺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刼。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于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

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汚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

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韓文卷之十六終

書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

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巳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巳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

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巳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巳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巳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巳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録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懐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

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

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肯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

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凉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

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决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奥

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黒於胷中耳既謂能麤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隷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

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音蔗)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

衰德。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

者曰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

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荅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絶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懔懔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嚚嚚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

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
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
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
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
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
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
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
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飮食衣服亦有異乎然
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
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
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

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

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
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
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
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
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
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
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
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
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
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
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

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

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

發憤一道。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

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温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

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苰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

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然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于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韓文卷之十七終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洸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

一傳音囀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

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

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

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絶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閤下其

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

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

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答殷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顔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晩。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

方。敢不踰所措。八月益凉。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屛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

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

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

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

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

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醫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

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交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孰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

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爲益深勤企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

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竢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荅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

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附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韓文卷之十八終

韓文卷之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欷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

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管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

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小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絶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枹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脩。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

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
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玆此
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
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
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
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顔令議者知將國
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愼誡輕出
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
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

地蚊蚋蟻蝨之聚感兒豎呴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
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
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
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蹴蹜莫肯杖戈
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
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頴凛
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
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
閣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
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

釆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輙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

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宜愈再拜

荅魏博田僕射書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巳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問粗述下情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慚悚僕射公忠賢德爲内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恨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

謹因使廻奉狀不宜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荅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獨宿直舍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閤下居之則爲失所愚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荅友人書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入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别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伏惟照察

送陸歙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
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
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
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
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
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
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
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絶也就其善者其
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
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

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

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

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

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

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褎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皡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踈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踈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愼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踈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内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

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

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闕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内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耶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儌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

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

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韓文卷之十九終

